

长 / 篇 / 小 / 说

单身女人

张抗抗 \ 著

Dan
Shen
Nü
Ren

云南人民出版社

单身女人

张一鹭 / 著

Dan

Si

Nu

Re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单身女人/张抗抗编. —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1

ISBN 7-80114-712-X/G·124

I. 单... II. ①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5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3187 号

单身女人

张抗抗 著

出版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云南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印 刷: 新中天艺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340 千字 **印 张:** 14

印 数: 1—10000 册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14-712-X/G·124

定 价: 22.80 元

目 录

第 1 章	悠悠岁月	1
第 2 章	可心的男人	22
第 3 章	倾家荡产	50
第 4 章	无踪去无影	64
第 5 章	不厌其烦	86
第 6 章	康乃馨	105
第 7 章	阴谋和骗局	124
第 8 章	一丝不苟	147
第 9 章	美丽的身体	171
第 10 章	散兵游勇	195
第 11 章	草木人茶艺馆	212
第 12 章	芙蓉起青根	228
第 13 章	放弃了跳跃	249
第 14 章	女人的风情	273
第 15 章	白色玉簪花	292
第 16 章	无拘无束	311
第 17 章	密集如雨	329
第 18 章	烟消云散	248
第 19 章	心花怒放	368
第 20 章	洗澡的诱惑	394

第1章 悠悠岁月

在这个故事开始之前，卓尔已经结过婚了。结过婚自然就意味着后来很快又离了婚——既然她该做的事情都已经做过了，在精力充沛的卓尔身上，肯定就得发生另外一些事情了。

1

弯曲小腿、收腹、提臀、两只脚尖向前一蹬——卓尔觉得自己像一只仰面朝天的青蛙，猛地弹起身子，从床上跳起来。

那种事情一定不能让它发生在床上。

尤其是自己的床。

单身女人的床，是女人为自己准备的收容所，是风雪迷途之夜撞上的一座破庵，是女人最忠实最可靠也是最后的栖息地了。极偶然的，卓尔在床上辗转翻滚，发现床垫的那种喧松柔软颤颤巍巍的感觉，就像小时候枕着姥姥的肚皮与臂膀。那个瞬间，姥姥昏花而痛惜的目光会穿过悠悠岁月，落在卓尔的床垫上，一根根扎透卓尔的后背，弄得她如卧针毡。

卓尔突然有点忌讳自己的床了。

但是，那种事情如果不让它发生在自己床上，又能在哪里呢？

她恰恰是在床上的酣睡之中，被那个突然袭来的绝招吵醒了。

卓尔光脚踩着地，哗地扯开了窗帘，眼前一栋接一栋高耸的楼房，像大幕拉开后的布景一样，突兀地显现在惨淡的晨光中。

卓尔刷牙。白色的牙膏沫像一片散弹发射出去，溅满了镜面。

看来，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那种事情只能将就发生在办公室了？下班前溜到外面去，给那家伙的办公室打一个公用电话，就说老总啊我有个问题要请教您，今天下班后您能不能留一留，咱俩一块儿加个班呀？声音要嗲一点，像一只悠荡的秋千，荡几下就把人搞晕……好在那家伙早就心怀不轨，时不时就在走廊里在卓尔的胳膊上捏来捏去。卓尔虽不漂亮也不够年轻但对付老总应该是绰绰有余了。这天一定要穿紧身低领毛衣和露腿的短裙，必须用那种名叫“毒药”的香水，能少穿就再少穿些，豁出去感冒吧。办公室的人都走光了，灯光昏暗，开始了，如此这般那般，一张桌子上趴两个脑袋，呼吸先行亲密接触，这叫做气味骚扰，然后就变成一条电鳗，浑身上下从眼睛到脚趾头都开始放电。整栋楼里都已静悄悄黑了灯，四下无人。情绪准备好了么？氛围酝酿好了么？时间到了，就像英勇就义奔赴刑场，假装站起来到屋角去取东西，忽然一声尖叫，分贝高至震穿耳膜，撕心裂肺的，就像有抢劫犯从天而降。那叫声多么恐怖又多么性感，足以让他心急火燎地扑过来，妄图英雄救美，接着是受到惊吓的美人儿死死地勾住了他的脖子瘫倒在他怀里。他一边装模作样地问怎么了怎么了一边趁势抱紧她，最后同她一起瘫倒在地上……

一只蟑螂！

哪儿呢哪儿呢我怎么没看见，有我呢别怕别怕有我在这儿。

他在他的压迫下惊恐地缩成一团，手忙脚乱地积极配合着他，一不小心却把他的程序破坏了。

事情几乎还未展开就结束了。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发生了的事实。

毕竟是他自己把一根热手柄塞给了她。卓尔从地板上爬起来的时候，已经变得趾高气扬。

你不必为此不安，亲爱的老总。我正在让你回归人性呢你该感谢我。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错误，我会给你许多机会让你改正，我们做一笔公平交易怎么样？

卓尔心平气和地系着胸衣挂钩，把自己收拾妥帖，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不过，在办公室里做那种事情实在是太令人恶心了，墙壁的气味地板的污垢，想想都够了，还得预先准备一条毯子么？真不如把他绑架了省事儿呢。

可绑架是犯罪，轻易不能走到那一步的。勾引只是道德问题吧？不过，那种事情还是发生在床上比较卫生，至少能让干净的身体挨着干净的床单——当然不是在自己家里。可是，用什么样的精心设计的情节，才能趁着他老婆不在家的空隙里，把自己弄到他家的床上去呢？万一要是他老婆突然回来了呢？要是他兴趣高涨没完没了消耗她过多的投入成本岂不是大大的不划算了么？那就索性到宾馆包房好了，在宾馆随时可能扫黄打非，彼此神经紧张肯定只能敷衍了事吧。但万一真的遇上警察把她当成了一只货真价实的“鸡”送到臭哄哄的鸡笼子里同一群叽叽咕咕的野鸡关押在一起，她可就坏了名声更难以脱身了么。不妥，更不妥。

那么就改成游泳得了。像一个开放浪漫而又端庄得体的良家妇女，彬彬有礼地邀请他去游泳。泳衣当然必须穿三点式了，无

非是把肚脐眼露出来，毫发无损嘛。如今比基尼哪儿都有卖的，现买现用呗。当然，要是国外那种沙滩天体浴场就来劲了，肯定是致命的诱惑了。糟糕的是从游泳池到床上还有一大段距离，恐怕是来不及了，她已经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她需要的是三下五除二尽快搞定，越快越好，今天？明天？过期不候……

本来，卓尔也许可以用送礼行贿的办法，来解决自己的难题，但据她的初步调查，由于这本豪华版杂志销路奇旺，经济效益惊人，那个一把手老总腰包充盈不爱收礼——若是收礼只收活的东西：活的腮红活的唇膏活的体屑以及一切活跃于女人身上的活细胞。为此卓尔以前走过他的办公室总是尽可能悄无声息，而现在，她竟然在煞费苦心地谋划，究竟怎样才能把自己准确无误地发送给他！

卓尔飞快地梳着她的短发，发梢被无形的静电撩带，一根根竖起来，在静寂的房间里发出滋滋的糊焦味儿，继而又东歪西倒地蓬松开去，就像她脑子里那团飞扬跋扈的思绪。镜中露出她额头下那两只圆杏似的小眼睛，扑朔迷离、一眨一眨地射出贪婪而邪有的幽光——天那，这会儿看去，她就像老电影片子里，那种放荡无耻的坏女人。

是的，是勾引。千万别脸红。她早已决定要颠覆这个老旧陈腐的词语，把它置换成“性引诱”或是“性诱惑”会更具现代感。她一次次在想象中密谋着诱惑的多种方案，为自己想像力的贫乏恼怒沮丧，又在某一个极具创意的精彩场面中，体会着那座顽固的堡垒终于被轰然爆破成碎片的快感。

如今卓尔面对的，不是敢不敢，也不是能不能，更不是应该不应该，甚至，不是时间地点或是床的位置，以及操作实施的种

种具体细节。卓尔心里非常非常清楚，真正的困难在于她本人——她担心自己的身体仅仅用头脑这一驱动程序来进行启动将是无效的，她的身体从来只听从身体本身，就像饿了要吃饭而不饿就不想吃饭那样。她身体的任何部位，都会在需要配合大脑所作的全部策划准备（就算是赴汤蹈火）的那个关键时刻，突然发生无情的背叛。

比如反胃、呕吐、失控地大笑，或者不停地打喷嚏、拔腿而逃等等。

只要一想到那个冥顽不化的家伙，干瘦而多皱的皮肤、光亮的秃顶和难闻的口臭将贴近自己的身体，卓尔刚才还绞尽脑汁运作的多种方案，顷刻间便落花流水了。

何况，卓尔打算以英勇牺牲的悲壮情怀，去换取的那个目的，如果那也算是个目的的话——同卓尔所支付的巨大精神损失相比，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用陶桃学过的那套经济术语来评判，这叫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绝对属于投资失误，陶桃一定会说：你疯啦！这个项目 pass！

卓尔毕竟心虚。她也怀疑自己这个心血来潮的计划，究竟是否值得她冒那么大的风险。这个风险指的是她必须要用自己的身体（以身殉职以身作则以身试法）作为赌注或是抵押。若不是走投无路，她又怎么会采用这种自我蹂躏自我作践的极端手法和非常手段呢？

卓尔的目的很简单，简单到几乎单纯——她急切地想要离开自己目前供职的《周末女人》杂志社，而她的合同却还没有到期。主动辞职或是擅自离职，都会给她带来极大的经济损失，将直接影响到她下一步宏伟计划的实施。在焦虑与狂躁中，她产生了绑架陷害强暴老总的念头，决定以此要挟他，为卓尔留下批准

她离职的宝贵签字。

就为了一个签字，以便能使她尽快滚蛋——这叫什么事儿啊？

一个女人走投无路之时，难道除了她的身体之外，就再一无所有了么？

卓尔满心悲怆。

2

35岁的单身女人卓尔，在3分钟内将她的早餐：一杯牛奶一个鸡蛋一块面包胡乱塞进了嘴里。临出门的时候，她被客厅地板上的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一个趔趄，总算站稳了，把东西一脚踢开去，才看清那原来是她自己扔在那里好几天的一堆杂志。她笑了笑。被自己扔的东西绊倒，此类事发生的频率也太高了。

当她收拾妥帖坐电梯下楼的时候，她已经彻底放弃了刚才那一脑子胡思乱想。她把手中的塑料袋，连同那个荒谬的阴谋诡计，啪地一声丢进了地下停车场门口的垃圾箱里。

她觉得自己这一大早真是有点走火入魔了。

自己的身体只有一个，而女人的智慧，是海里的游鱼、林间的精怪、山岚迷雾闪电酸雨。她就不信除了那种办法，自己真的就黔驴技穷了？

卓尔开着自己那辆白色的“富康”驶出公寓大门的时候，已是春风满面。

车子很快就上了四环。从望京小区穿过三环到东二环她上班的地方，有许多交叉路口相通，走哪条路都可到达她想去的的地方。但卓尔从不走相同的固定路线，她喜欢依照每天的心情、天

气、路上的车流量等等因素，来选择判断一条不一定最近，但也许比较令人愉快的路径。尽管卓尔如此处心积虑地试图寻找路途的新鲜感，天长日久她发现自己仍然周而复始地奔走在一条条大同小异的街道上，就像一颗环绕太阳运行的卫星，永远无法逃脱那条早已被确定了的轨道。

遇上塞车，便是京城汽车欢乐大聚会，一种以类似乡村赶集形式出现的，一次次越来越频繁的多种车型流动博览会。每天上下班时间无限重复着的那个启动——刹车——一步一步在马路上挪蹭爬行的动作，几乎要让她发疯。

但卓尔仍然喜欢城市。真心地由衷地欢欣——就像一只扑火的蛾子。

卓尔有什么理由不热爱这座城市呢？她曾经离开过但又回来了，她走得很远一直走到大洋彼岸，她像一只信鸽兜了一个大圈子最终还是落在了这片低矮灰色的平房瓦顶。然而她热爱的不是那些辨不清颜色的大杂院，而是因为那些像一堆堆破墩布似的大杂院、像一根根脏拖把似的旧街道，它们正像涨潮中的礁石被海水迅速淹没。在原先拥挤肮脏的地盘上，眨眼间就耸立起了一座座光彩夺目的高楼大厦，喷泉花坛草坪，或是彩虹般从城市上空划过的高架桥立交桥……它们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大型的魔术，令人在惊叹之余总在琢磨着它表演过程中可能出现过的破绽。有一段时间，卓尔一看见路边墙上用墨汁写的那个大大的“拆”字就无端地兴奋。那个拆字用一个巨大的圆圈圈着，给人以诡秘的魔术想象空间。

那个“拆”字消失之后，神速地取代它的将是又一栋矗立的大厦。卓尔有一次开车经过高楼密集的东三环也许是北四环沿线，突然觉得那些水泥森林般耸立的高楼，像极了一根根坚挺的

男性图腾柱。

有人说，都市是雄性的象征。看那些建筑物，每一座造型都是一个征服者。

卓尔反问：那么街道呢？如果没有街道，那些建筑物从哪里入口？

穿过街道，试着走进去，走进任何一幢豪华的庄严的“××广场”或是“××花园”，你就会发现这个城市真正的秘密。它们隐藏在各种写字楼的各个角落，以图片文字模型样品说明书数字以及最新的策划方案展示会博览会的形式，以经理董事会计师律师经纪人推销商广告人明星记者的身分，联手合谋着都市夜以继日的狂欢。

化妆品时装内衣首饰鞋帽，从洗衣机到电冰箱到微波炉小型电熨斗水果削皮机豆浆机烧烤炉洗碗机……那些为企业商家带来微薄利润的日常用具家用电器，不再以革命的名义而是以女人的名义，被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住房汽车从女人夜晚的梦想变成白天的现实；家具厨具洁具卧具玩具文具，也在家庭主妇饥渴与挑剔的追踪下迅速更新换代；就连写字楼的办公桌椅办公用品，也被设计成具有女性曲线的弧度，以女性的审美眼光作为借口部分实现了男人潜在的愿望。

所以卓尔怎么能够不热爱城市呢？在这里，女人所需要的一切，在百货商厦购物中心批发市场都应有尽有了。女人的痛苦只是牡丹卡上超支的款项数目。如今无数的年轻姑娘从乡村从小镇拥向城市，那些藏污纳垢的街巷，是女人独自谋生或是养家糊口的去处。在家庭中，全职保姆或钟点工 100%都是女人。宾馆酒店商场以及所有的娱乐场所为男人提供的服务，都必须通过女人的辛勤工作来加以兑现。

所以在卓尔看来，城市真正的奥妙不在雄起的大厦，而在一条条繁忙喧嚣的街道。昔日那些狭长幽秘的胡同正在迅速地土崩瓦解，代之以一条条不断被拓宽的街道。那些越来越宽阔也同时越来越拥挤的街道，却在放肆的坦荡中，隐含了女人的全部欲望。夜晚的街道具备一切的女性特征，一盏盏路灯亮起来时，城市的灵魂随着女人飘逸的长裙闪闪烁烁。城市不仅能使女人的欲望得到实现，还能把女人潜在的欲望也一滴滴挤榨出来。

卓尔有一次问老乔：你知道你们男人如今在做什么吗？

老乔坏笑：还能做什么？男人本“色”嘛。

卓尔严肃地说：告诉你吧，男人们如今只做一件事，就是呕心沥血生产出女人所要的东西，然后再不择手段地去卖给女人。

卖了钱做什么？也交给女人么？你想好事儿吧你。老乔不高兴了。

有了钱，才能用来消费女人啊。卓尔恶狠狠地瞪了老乔一眼。

卓尔打轮儿，车从四环快车道向右并线，下桥右拐，朝东三环方向行驶。

这也许是漫长的冬季的最后一天，阳光忽然变得柔和，窗缝里吹来温煦的风，竟有一种柳丝拂面的感觉。车走得虽慢却一路上连连绿灯，卓尔的心底也连连涌上来对这个城市的莫名喜爱。作为这座城市的一个标准白领（尽管卓尔从不认为自己是“白领”——一个天天埋头在图片里干活的人，充其量只算个蓝领吧），这个开着一辆中档私家车，一个月薪 5000 元、年底还有不低于 5 位数的年终红包，某家时尚杂志的美术编辑兼任艺术总监的卓尔，享受着这个城市给予她的全部好处，她有什么理由不热爱这个城市呢？

她打算在上班途中，顺便到那家涉外旅行社再作一次详细咨询，然后来决定她那个宏伟计划的关键步骤。她把车停在了那家旅行社的门前广场上时，心里最盼望的答复是那个活动“因故推迟两周”。是的，就两周，她只需要两周。只要能再延缓两周时间，她肯定就能得逞了。

3

卓尔走出那家旅行社时，一脸懊丧。

不但没有“因故推迟”，她还被明确告知，由于名额有限，需要尽快交付全部款项。如今报名的人越来越多，这个活动将成为今天秋季最为火爆的一次民间境外考察探险。也许到最后截止期，谁最先付清钱款，谁就获得了这次活动的参加资格，竞争激烈，淘汰将会十分无情。那个精瘦而精干的经理再三叮嘱她说，如果再不抓紧，到时候他也爱莫能助了。

卓尔呼地关上了车门。

她的怒气无处发泄。就算这家旅行社策划这个活动明显是为了赚钱，按照卓尔的理论逻辑，也是绝对的无可非议。因为今天的女人们只有充分地利用男人的商业策划，才有可能获得自身更大的解放。为了争取这个解放，就必须暂时忍受更大的束缚——卓尔一不小心掉入了自己的悖论，事情变得有点尴尬起来。

更糟的是，卓尔一时竟想不出她可以同谁来商量此事。

陶桃？阿不？老乔？卢芸？还有她的那些女友 A 小姐 B 小姐 C 女士……

尽管陶桃应该算是她最亲近最知己的女友，但陶桃却是首先被她否定的人。

陶桃是一个渴望结婚，并正在竭尽全力往结婚方向努力的女人。这样的女人一般来说是比较正常的。卓尔若是对陶桃说出求助的理由，百分之二百，陶桃会斜睨着眼，冷冷地瞥她一眼，阴阳怪气地扔出一句话：有病啊！然后是：你就作吧你！她压根儿没有耐心听完卓尔的陈述，她对卓尔任何令人激动的动议、动静、动作，一向都置若罔闻不为所动，要不就是抱有高度的警惕。她像一个美丽的巫婆，一次次毛骨悚然地发出卓尔必遭不测的预言，然后一次次极其灵验地得到证实。这些冷酷无情的凉水像草坪上的喷灌，催生并激发起卓尔更大的热情，然后是更加严厉的打击。如此恶性地循环往复，却丝毫不影响卓尔与陶桃的友情，因为卓尔知道自己是不能没有陶桃的。按照陶桃周密的计划，卓尔才能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惊涛骇浪之后奇迹般化险为夷，才能终于开上了私家车买上了按揭房，然后每天不苟言笑地坐在写字楼里，规规矩矩地开车上下班。卓尔的衣柜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休闲装，已被陶桃扔得所剩无几，代之以陶桃竭力推荐并亲自选购的女式职业套装；卓尔以前的那些鹿皮双肩背包、松松垮垮的牛仔包莫名其妙地不见了，一只只光亮挺硬方方正正颜色冷冽的牛皮包不邀自来。那手袋看着倒是精巧，可一到紧要关头，绷紧的牛皮袋往外掏什么都掏不出来……

近些年来，陶桃一直固执地教导着、试图引导卓尔怎样做女人——一个像陶桃那样含蓄温柔、优雅贤惠，被人称做淑女、类似小资，有着含而不露的欲望和魅力的女人。卓尔在付诸实践过程中，一次次承受了异常的艰辛和痛苦。单说走路的姿态吧——卓尔一向都是横冲直撞的，大腿小腿上的乌青瘀常年以新换旧，若是像淑女那样莲步轻移裙裾飘摇袅袅婷婷地走路，累得骨头架子散了不说，上班迟到了被老板开除谁来养活你呀？卓尔曾坦率

地告诉陶桃，她那是痴心妄想白费心思，但陶桃对卓尔的教诲仍是乐此不疲。

陶桃明明比卓尔小两岁，倒像是卓尔的姐姐，操心不见老。

你累不累啊你？有时卓尔会冲着陶桃嚷嚷。你不累我还累呢。

她不愿把自己的这个新计划告诉陶桃，不是不能，是不忍。不忍亲眼看着陶桃的一片苦心白白付之东流。她要在全部的手续和琐事都办理完毕之后再给陶桃一个突然袭击，比如在机场打个电话什么的，那时候陶桃只能干瞪着眼看她飘然离去，陶桃无论怎样地伤心，卓尔也是眼不见心不烦了。

偶尔的，卓尔会在某一刻忽然恼恨陶桃；她觉得自己心里的身体里的许许多多欲望，好像都被陶桃的琐碎和矫情，一点一点地湮没了。如果不是因为陶桃的规劝，她的生活会是怎样的无拘无束，上一天和下一天都会由何等不着边际颠三倒四的精彩片段相连接，每一个明天都不可预测、充满了挑战和惊险。有那么多那么多愿望在等着她去呼风唤雨，比如承包一座海岛比如到一个偏僻的山村给每一个女童发放一台电脑然后教会她们上网，比如独自一个人周游世界……

可惜，那些愿望都需要用钱，很多的钱才能实现。

但卓尔没钱。她每个月的薪水都被各种按揭和保险扣得连过日子都朝不保夕。

陶桃应该是有钱的，虽然不多，但比卓尔多得多。不过，卓尔若是说出她借钱的用途，陶桃宁可把存折撕了也不会借给她的。卓尔可以肯定。

时间已是如此紧迫，那不是一个小数目，谁听了都会咋舌。但没有钱，卓尔的反抗就完全成为一个虚拟的游戏。从来都被卓

尔藐视蔑视歧视的金钱，在卓尔最需要钱的时候，显示出它强烈的报复意识和阴暗心理。卓尔开车上路奔着杂志社去，一辆奔驰又一辆奥迪傲慢地从她的车边擦过，这个城市里有那么多有钱人，她却不知道自己在哪儿才能弄到钱。

找阿不试试？这丫头也许有办法找到赞助商，还有 ABC 各位小姐，一个个都神通广大。但是不，卓尔不想让阿不过早地参与。阿不一旦知道此事，就等于半个北京的人知道了，最起码是半个朝阳区吧。闹不好她也要去，闹不好她再捎带上三五个，那就谁也去不成了。不，不找阿不，阿不那丫头比卓尔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

卓尔把车开入了慢车道，神情黯然。也许她应该换一种思路，比如说，试图从一些与她有某种特殊关系的人中间寻找帮助？通常女人总是向那些与自己关系暧昧的男人求助，暧昧会使男人缺少拒绝的借口。卓尔在心里把自己认识的人默默过了一遍，发现所有她熟识的男人，同她的关系都极其明朗，一点都不暧昧。卓尔不是一个暧昧的女人，所以想要有一个暧昧的男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卢荟？吃饭喝茶郊游看电影逛商店，约会了有一年多，还是暧昧不起来。彼此兴趣投缘，相知友善，是聊天神侃解闷做伴的好友，可以无话不谈，就是不暧昧。卓尔曾经是想暧昧一下的，但卢荟的言谈举止一切都过于清晰，就像一台高保真音响，放不出失调的音乐。除了谈吃，他喜欢和卓尔谈书，这是卓尔对他心生敬意之处。卓尔对他的考察尚在进行之中，不能过早地把他给吓跑了。

那么，最后剩下惟一可考虑的人，只有老乔了。